



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被动现代性(一)

作者: 王小箭 来源: 雅昌艺术网

本站公告

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新的风格,数量在4件以上,艺术市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栏目欢迎40MB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活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 art-here@163.com

“不少西方朋友经常问我‘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的前卫?’，或者如何界定中国的当代艺术，”这是高名潞探讨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这个命题的原由。我进入这个话题的原由是，中国艺术家问我“有没有必要让已经被西方后现代pass掉的几何抽象和形式主义拿到中国来重新登场”，pass掉的当然就不能叫前卫、现代、当代，于是我也就无法回避在中国什么艺术具有前卫、现代、当代意义的问题了，我思考的结果是，只有提出“被动现代性”的概念，才能回答这个拿来主义问题。

不管高名潞说的“整一的现代性”(Totality of Modernity)，还是我说的“被动现代性”(passive modernity)，都属于本质论命题，这是我最不愿涉足的领域，因为只要有一个例外现象，就能颠覆整个结论，不管你能拿出多少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这就是说，你只能得100分，得99分和得0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也正是因为思维的高难度，即便错了，也属于高级学术产品。高名潞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人，面对这样的难题符合他的性格，而我完全是被问题所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一、被动现代化与被动现代性

显然，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绝不仅仅是本题论问题，更不仅仅是个名词解释，而是涉及到中国艺术被西方“诱奸”以来的中国艺术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认识问题。这里的“诱奸”没有任何民族主义情绪，而只是一个尽可能贴切的断代比喻，原因是不能在给这个时期的艺术定性之前采用“现代”、“当代”之类的命名，而“诱奸”不但能恰当地指出我们在讨论哪个时期的中国艺术，而且能标明本文所强调的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的被动性。再有就是“诱奸”与“半殖民地”和“后殖民”状态相对位比较恰当，而“强奸”则更适合彻底的“殖民地”文化。被诱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的先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的落后焦虑(anxiety of lagging behind)。落后焦虑一方面造成被诱奸，另一方面导致对照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母体文化的反省与批判，而这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一回事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拒绝西方文化的诱惑，我们也就等于放弃对照西方对中国文化母体进行反省和批判，于是也就只能在保持落后的同时不断地受落后焦虑的煎熬，这肯定是不符合民族振兴的愿望和目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今天还被视为正面的历史实践，就是因为我们至今都不能放弃对照西方对中国文化母体进行反省和批判，王南溟坚持(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就坚持这种反省和批判。

然而，但我们把西方当作自我反省的镜子，把“引进消化吸收”当作走出落后焦虑的不二选择的时候，身份焦虑(anxiety of identity)又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文化失身”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的“第二性”。在我们不面对“第一性”的时候，这种“第二性”的屈辱感是微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们面对“第一性”的时候，才强烈地感受到，并导致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一旦这种身份焦虑压倒了落后焦虑，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维护中国文化尊严的民族主义者，从母体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一个母体文化的守护者。从已故的徐悲鸿、林枫眠，到依然健在的吴冠中，都是从落后焦虑开始，到身份焦虑结束，从学西方开始，到回到国学结束。长期地、频繁地接触“第一性”的高名潞，很难摆脱这种留洋宿命，从“理性绘画”的倡导者和85新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到“整一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从西方方法论的倡导者，到中国方法论的倡导者，都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使他从主要感受“落后焦虑”变为主要感受“身份焦虑”。

我也是有留洋经历并因此切身感受过“身份焦虑”的人，在美国的时候，我最常哼唱的歌是《志愿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歌唱祖国》、《谁不说俺家乡好》，而且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这些歌的力量。在美国，唱起“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时候，声嘶力竭，热泪盈眶的华人太多了。回国之后，我还与老朋友陈少平有过一次“谁不说俺家乡好”与“谁不说俺家乡糟”的辩论，其本质与高名潞和王南溟的辩论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公开而已。这也是我回国之后在美术界长期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沉默的过程既是一个重新熟悉国内情况的过程，也是一个把身份焦虑主导(anxiety of identity oriented)变为落后焦虑主导(anxiety of lagging behind oriented)的过程。其实，高名潞也不是没有落后焦

虑，他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本身就是落后焦虑的体现，王南溟也不是没有身份焦虑，他提出的“更前卫”和“后抽象”都包含了超越西方的愿望，没有身份焦虑是用不着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两个人对调一下所处的环境，观点可能也就“对调”了。

编辑： 陈娟 责任编辑： 沙鑫

<< 首页 < 上页 1 2 3 下页 > 末页 >>

推荐网站

[雅昌艺术网](#)

[中国美术批评家网](#)

[宋庄ART](#)

[威尼斯双年展](#)

Base on PHP & MySQL
Powered by W2K3 & Apache

[关于我们](#) | [版权声明](#) | [联系我们](#) | [邮件投稿](#) | [渝ICP备06000899号](#) | [本站LOGO下载](#)
非赢利学术网站 执行主编：王小箭 联系电话：010-63987712（京） 023-86181955（渝）